

沈从文别集

# 貴生集

沈从文 著

非外借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著

# 貴生集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贵生集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 
2017.2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978-7-5086-6894-9

I. ①贵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358号

贵生集

著 者: 沈从文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894-9

定 价: 36.00元

印 张: 8.75 字 数: 106千字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---

图书策划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[author@citicpub.com](mailto:author@citicpub.com)

## 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## 总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# 目 录

从文史料选 .....	1
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.....	3
未完篇 .....	9
无从驯服的斑马 .....	11
贵 生 .....	17
在别一个国度里 .....	53
说故事人的故事 .....	93
喽 啰 .....	107
卒 伍 .....	119
船上岸上 .....	153
我的教育 .....	167
逃的前一天 .....	209
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.....	235

从  
文  
史  
料  
选



##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<sup>[1]</sup>

从五零年起，我即参加革大、作协、文联和以后政协的学习，没有间断。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把学到的体会，比较有条理的说出来。如果学习是用说话来测验进展和思想改造程度，我恐怕是最落后的一个，在同志考验下，只能得个零分。这一方面是思想落后的表现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从小就不善于在不同业务的人面前说话，习惯真是不容易改正，和思想差不多的。再鼓励我，也是不成功的。不过我有另一种理会，就是思想改造如果主要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生产建设科学实验而服务，能结合我业务学习及工作范围，来检查工作和思想，倒

---

[1] 是不是按这稿发过言，尚不清楚。

似乎比较有边，也能作出稍微有条理的分析。学得比较好，做得比较对是某几方面，不好不对处，又还有些什么，都容易谈。

如象这么坐下来，离开具体业务，单独谈思想问题，虽能接触到思想问题，可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。说“思想改造”，对他人说，情形我不大明白，对我说，作用也许不怎么大。

因为这十多年我是在博物馆做研究工作的，和“人”接触的机会比较少，和坛子、罐子、绸子、缎子打交道却特别多。甚至于可以说一天想到的全是这些事情。照文化部对研究员的要求，是对内为陈列提供各种材料以外，并对外为生产、教学和研究而服务。因此学的真像个杂货铺，什么料想不到的问题多少也得有点常识。这里也有政治，也有科学，还有艺术。在工作方法上更必需学习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。材料常是十万八万，问题且多而又多，很多过去还是空白点，解放后才有条件来着手摸索的，都需要把史部中的文献和出土的东东西西，和留在图画上的形形色色，三者结合起来看问题，分析判断，才能提得出较新的结论。大家

都知道我过去又算不得是个读书人，只能写点不三不四小说的半知识分子。先是当了几年兵油子，后来却在文化界混了好一阵，真正认真切实的学，还是从到博物馆才起始。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到图书馆和库房里边，出去参观也经常是钻入别的库房，和坟里挖出的东西打交道。和外面人接触，也不外三部分人：一、偶尔来些国外搞文物的专家，组织上派我出出面，谈问题，供咨询。二、国内编书教书的年青教师，和烧瓷织绸缎生产上的同志，要具体谈毛主席说的把学习优秀传统来古为今用，要明白具体一些，我来提材料，并指明出处。大致不会有太大错误。三、是演历史故事戏，作历史人物画和雕刻，什么样子才比较对，穿衣、骑马、打仗、吃喝，不同时代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材料可参考，我懂得多些也详细些。

绝大部分心力都是使用到这上面了，除此以外也几乎没有生活可言。虽然也相当羡慕老朋友如巴金、冰心、老舍这些人，经常到世界各处走动，见闻广博，心胸畅朗，但是我从不唉声叹气，有什么埋怨。我的工作岗位既在博物馆，一切是为人民服务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

服务。这种文化仗既然也得人打，我就打下去。正因为搞这种杂学的人国内并不多，我还只想一个人揽五个人事做。说拥护党，热爱国家，思想改造程度如何，只有从这些工作学习上求了解，作检查，才能够明白得失。什么方面打得比较好，什么打的不好，什么方面且走错了路，再来改正，思想改造也就比较容易落实。一离开工作实践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

这也就是党给荣誉参加了政协，十年来我只发言一次，而提案积起来却有廿多件的原因。因为提的案，多涉及我工作范围，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提高的问题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我能协助其他教学战线、生产战线尽一点力的部分。可以从实践去证明的。我认为学的本来就是为了用，在这些方面多出点力，也是应该的。也有可能犯有“厚古薄今”的错误，求改正，依然还是得从实践作去，才能见效果。

近些日子因血压高，心脏供血不良，经常隐痛，坐到桌子边读书二三小时，即眼睛发肿，视觉短期失明。有时头沉重得可怕，不免有些急躁，觉得生命受自然严酷限制，可有效使用时间已不多。学习重在思想改造，

本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，与其尽我坐下来谈“学习心得”，不如给我以机会，趁我精力还得用时，让我去全国走走，就各大博物馆陈列和库藏到处学学，也到处提出些意见，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并去各个美术学校，各个烧造瓷器生产地区，特别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、陶瓷博物馆、陶瓷学校，参观一二月，他们生产上的花纹和造型，陈列上的说明，以及教学上的有关教材应用诸问题，我提供的意见，大体上是可望有较好效果的。此外，我搞古代丝绸花纹，常识比较丰富，苏、杭、申、宁、成都等绸缎生产地区，新的生产固然早已突过前人，有万千好花样出现。但过去明清六百年生产，也还有千百种配色构图十分精美，值得参考取法的，可以充实丰富以新内容的，如今多冻结在库房里，不能发生应有作用，学校方面不知道，生产方面也不知道。因此，如苏州仿织宋锦，多似是而非，颜色暗淡，花纹别扭。成都则生产蜀锦有两千年历史，新产品却花纹失调，并近二百年有什么产品可供参考取法也不明白。有个研究所，拟出图录，竟把乾隆时织物当成唐代的。南京云锦丝绸研究情形也相差不多。杭州都锦生产在国际上负有盛名，也

由于不明传统配色法，技术高而艺术未过关，不够令人满意。我想即用我所学，去成都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用二个月走一转，了解一下生产上目前的问题，回来后根据情形，就历博、故宫收藏，调二三百种可供生产参考的材料，再分别去各地美术学校或工厂，作短期展出，共用四个月时间，将可以为国家作许多有用事情！

我懂得生产情形较多些，我今后的工作，也就更容易配合需要，作得更有效果。能和老师傅年青工人打成一片，对个人思想改造，更显明比这么坐下来谈个三几个月完全不同。